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

統選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

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

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
考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

世異術善曰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子有經
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

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
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並四海分天下為

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
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

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
日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

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
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敝行而不改也得失

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古今之得失
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

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夫先王知帝業

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
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重

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

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眾賢之力因

羣賢之才所以分重
而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良曰五長即五等也於是乎立其封疆

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

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
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

謂盤石之宗也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
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

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翰曰綏安御理也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

不如圖身

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

季孫圖其身不忌其君也濟曰是人安上在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

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

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

五臣本作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

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

五臣本作利之利也善

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

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

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

用之者危國家者也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

惠而不費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

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

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

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利博則

恩篤樂遠則憂深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

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五臣

矣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

日世及祚福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

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

也下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善

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

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

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註曰體猶親也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若

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故疆殺之國不能擅一

時之勢雄俊之士五臣本無所寄霸王之志善

也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善曰毛詩序曰下

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主尊賴羣后

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譬猶衆目營

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

方則天網自和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萬目皆張廣雅曰和通也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

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日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徧故網通矣四體辭

難而心膂與獲又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

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翰曰四體四

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

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蓋善本三代所以

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

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善曰直道而行也包氏

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

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

統垂業廢典何如向曰三代夏殷周夫盛衰

也但有二不聞有四今云四者悞也

隆弊五臣本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善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銑曰上教寬仁

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

廢故云繫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善曰

於人也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善曰

不可常原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

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

法於凉其弊猶貪杜預曰凉薄也良曰愿謹

也諒明也事故世及之制弊五臣本於疆禦厚

明暗不常故世及之制弊五臣本於疆禦厚

下之典漏於末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

弊在於疆禦而難制也毛詩

曰曾是疆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

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

曰曾是疆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

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

曰曾是疆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

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

曰曾是疆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

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

曰曾是疆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

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

楚子問申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樂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散於疆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 **侵弱之釁遘自三季** 善曰言諸侯乘權而王室 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翰曰遘起也三季謂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 **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善曰言七雄力政而 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翰曰陵夷謂頽毀也七雄謂齊

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毀終于此時也 **昔者成湯親昭夏后**

之鑒公且目涉商人之戒 善曰夏后之鑒即殷

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目所親見法之又

明之也 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文質相**

濟損益有物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濟曰文質損益各

以取其宜也 **故五等之禮** 五臣本 **不革于時** 封

之制有隆焉爾者 善曰呂氏春秋曰等步祿封

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

有盛於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
 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何曰
 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
 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
 也玩好經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五臣本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
 作敝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
 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
 乎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
 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
 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秦之數也且
 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
 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

夷之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
 時也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
 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註曰權乘也尸子
 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良曰是以
 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
 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
 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
 其主也經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善
 治始初也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
 何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
 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
 也主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
 去也翼戴及承微五臣本積弊積其敝王室
 猶輔佐也

遂卑善曰新序曰及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

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皇統幽而不

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善曰

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註曰輟止也老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濟曰言

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

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

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

君君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

大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

前王所乘秦以

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

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

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

語註曰尋用也翰曰秦不封子弟亦

如用斧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

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

害善曰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

曰主憂臣辱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

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

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

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

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向曰不必一道

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是蓋思五等之小

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

痛也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銑曰

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善曰左氏

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濟曰競疆也國之

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

統天者不遠焉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

爾雅曰令善也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也翰曰周室雖不疆然天下有

一言勤於王事將欲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

匡正者諸侯應之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

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

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向曰公羊傳云葵

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

謂自美也言齊公自美已疆也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

其觀鼎之志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

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

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取天下也銑曰

欲偏周而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取天下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

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

至斬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濟

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關視關中而陳勝吳

借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

借

借

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五臣本

有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翰曰假使秦

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漢矯秦

枉大啓侯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

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向曰矯舉枉散也言

漢室既興舉秦之散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

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

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

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

如此宗廟不安也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

盛長亂起姦此所以危國也晁錯又恐諸侯盛

以爲亂乃勸景帝削諸侯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

士民之力善曰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

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善曰漢書賈

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

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

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

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

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

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

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

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

也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

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等皆反七

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

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

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

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

註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譽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

羣盜所邪而友何也然黥當為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

秦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也濟曰黥徒黥

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

侯之累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

用建侯行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諸侯

以成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

侯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大尉

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

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

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翰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代王立之而社稷是安此

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

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善曰漢書曰諸

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

削吳楚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是以五侯作威

不思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

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魯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

家之宿疾

五臣本作侯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

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僅及數世

姦宄充斥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

之不修寇盜充斥也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充斥言

多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

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

危哉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

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

在周之衰難興

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

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

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其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蒞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類叔桃子賔起王命論曰閻平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類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薦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類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王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

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

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 逆 鉦 征 僭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鞞震於閻宇鋒鏑流乎絳闕 善曰傳玄王都賦曰鉦金聲也鞞鼓也閻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

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 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

日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 是以宣王 五臣本興於共和襄惠 襄之時也

振於晉鄭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

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

叔曰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

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

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温左師逆

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杜預曰叔帶

襄王同母弟也翰曰振起也豈若二漢階闈蹇擾而四海已

沸善曰階闈蹇擾謂王莽也向曰言周封立

之內蹇亂而四海已沸也豈若二漢宮城

階闈宮城內也擾亂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

亂哉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

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

農王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遠惟王莽篡

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

痛善曰左氏傳遂啓疆曰狐與二三臣悼心失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

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

曰桓公九合諸侯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

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蓋遠績屈於時

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盍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焉阮瑀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

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

腕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

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

腕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

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

腕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

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

腕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

腕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

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挫折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

變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

以謀王室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

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復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聚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轉

曰蔡公召子于于暫將納之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齊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

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濟曰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卓聞劉劉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翰曰師旅兵眾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眾悉散則無

關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是以義兵雲合無

救劫弑

五臣本作殺

之禍

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

曰假號雲合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

天人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

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 銑曰世位謂子孫昏

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昏

主暴君有時比迹臣本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

日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 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良曰庸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善曰左

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 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

理白用 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

於時也 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

職者述其所職也 翰同善注言 而淫昏之君

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

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

相防制故無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

矣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苟或

衰陵百度自悖五臣本作勃善曰尚書曰弗

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 鬻官之吏以貨准

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 則貪殘之萌五

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則貪殘之萌五

本作 皆如羣后也銑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

也 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

見其鬻官貪殘之事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

或有廢封五等者

或

已思治善曰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已 濟郡

縣之長為利圖物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 翰曰謂其知不久

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

之常志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

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向脩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

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善曰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已以

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銑 夫進取之情

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 銑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 是

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善曰安民譽遲不若侵之

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 濟 損實事以

曰憚懼也言衆皆為之故不懼也善曰進

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臣本無也 善曰進

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翰

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日翰

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衆皆我民民安已

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此五等諸侯則不然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曰

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銑曰

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善曰

成大廈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善曰

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 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 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

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

以一理貫 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 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秦

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濟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 并序 劉璠梁典曰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遠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爭競也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

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振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

論此

論此

論此

論此

論此

論此

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

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

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

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

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

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臣

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

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七衡曠世特秀超古觀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

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此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

以比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也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曆數之任者卜祝主上筮祭祀之辭也言輅之才器

豈獨此者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

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則本無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

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

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饗餐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烏紛綸莫知其辨善曰家語魯哀

誥誥謹昨裴松之曰誥音奴交切謹音詔袁切
昨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誥曰誥誥
喧也謂言語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
喧繁不定貌

其流而未詳其本 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
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

作致命由已之論言吉凶由 **嘗試言之曰** 善曰
已故曰語其流

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 翰曰事在冥昧理

不可定故 **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 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特之以生而
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

王弼曰萬物皆待道而生老子曰天法
道道法自然 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 **自然者**

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
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

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
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銑曰
物之生也任夫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

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 濟曰萬
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鼓動**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善曰周易
曰鼓天下

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
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
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良曰道之無形

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
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生之無**

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善曰老子曰亭之
毒之蓋之覆之王

璠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
芟夷我農功虞劉我邊陲翰曰亭毒均養也
虞劉殺也皆任自然也

墜之淵泉五臣本非其怒升之霄
漢非其悅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

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
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
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翰曰皆

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
蕩乎大乎
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善曰莊子

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

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
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

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
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銑曰蕩廣也寶物

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
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不改易之也

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
秋曰若命之

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
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定於冥兆
終然不變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

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
地所不能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

鬼神莫能
預聖哲不能謀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

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善曰
淮南

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
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

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

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籜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來

能踰上智所不免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是以放勛之世浩浩**

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善曰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

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流金鑠石銑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文公逮**

徵其尾宣尼絕其糧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

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疋其尾毛萇曰疋踏也康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

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

糧亦**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浮音以善曰薛

命也**君曰采芣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采芣雖臭惡**

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

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
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芣
采芣薄言采之芣芣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
不通
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輿困滅倉之訴善曰

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
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
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叔媛傳子曰昔仲尼
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天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
鄒之君子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
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
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
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翰曰
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叔媛婦人也
訴毀也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善曰大戴

所謂庸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
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
庸庸之
至乃伍負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

渚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
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
弔屈原楊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
諸不以罪死曰纍屈
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

尉皓髮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
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
自為郎也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

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君山鴻漸斃殺羽

儀於高雲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編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

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

怒曰桓譚非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

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註曰斃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

鳥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斃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

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倣儻

之志明帝以為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壞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

濯羽溺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翰曰起喻賢德也摧迅翻謂帝不用也此

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

行乎奚居之隱也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

天命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相瓛弟璉津並一時秀士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

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敬方執正直文惠太子召璉

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瓛音境

良曰近世謂齊朝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服膺儒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閔

西孔子揚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

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向曰言 璉則志烈 劉歆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秋霜心貞崑玉 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善曰范曄後漢

書孔融論曰凜凜焉鶴鶴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岩郭璞遊仙詩

曰高蹈風塵外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

聲於天地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翰曰衡門

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

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 善曰答客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親落 兩賢璉璉也言因此兩賢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 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向曰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善曰毛詩曰追琢其

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 候草木以共雕

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

聞者豈可勝道哉 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今宿莽與壘草同死王逸曰

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坑檄蜀文曰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

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

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

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阜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善子天者也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婁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離糜雄額廣頰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齧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濟曰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故曰死生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有命富貴在天斯善本作之謂矣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然命體五臣本作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五臣本後笑或始吉五臣本終凶或不召自來

或因人以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

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良交錯糾紛迴

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密微五臣本寂寥忽恍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鶻冠子曰禍兮

頗識其倚伏樸子曰駑銳不可以一塗驗第

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

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

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

其成謂之道也銑曰忽恍不明貌言運命出

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必御物以

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

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之所由御萬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

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

物憑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向曰冕

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
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
相資而成象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五臣
本作
者亦如此焉
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善
曰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
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
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攻
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
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

鏡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
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
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
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
千年五百之運命也**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
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善曰周易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禮記曰鷙
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
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
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
范曄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
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蒼頡篇曰紱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
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翰曰
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執
也言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士之

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
王是也 良曰張禹栢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
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
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 **豈知有力者運之**
而趨乎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
者不知也 齊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
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
轉所為不 **故言而非命**五臣 **有六蔽焉爾**善曰
必由已也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然文雖出此 義則殊也 **請陳其梗槩**古代
善曰東京賦曰 **夫靡顏膩理**昌 **嚙**許 **頤**子
其梗槩如此也 **烏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
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
嚙嚙蘧蔭戚施醜也說文曰嚙張口也音後通
俗文曰嚙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

應無感觸 銑曰靡頰賦理好貌也哆嚙張朝

口不正也頗類鼻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

秀晨終龜鳴千歲年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朝

日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似蠶蛾養生要曰龜

鳴壽千百之數 壽之物也 向曰朝謂日未

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 聞言如響

日出乃死龜鳴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智昏救麥神之辨也 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

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父矣

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

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

為癡者之候也 良曰聞言如 同知三者定乎

響謂耳聽也菽豆也辨別也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

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

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

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銑曰三

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

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 龍犀曰

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角帝王之表 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

同善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善曰孔叢子曰夫子

注 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

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

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

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翰曰目上下正

平曰河目龜文也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

謂足有龜文也

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已姬密埋壁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于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

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人電繞樞照郊野感符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

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皆兆發於前期渙汗

於後葉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

若謂驅貔頻虎奮尺劔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

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劔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覽善曰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
 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
 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
 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
 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
 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
 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
 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
 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
 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良曰有仇楚師
 氏女歷陽為湖人化為魚鱉

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五
 臣

本作雷震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
 如靈碎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

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
 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

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
 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之眾

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
 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

長平也濟曰楚師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
 謂項羽也鯁填也

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

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作亢之哉其蔽三也善曰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壁琬琰在

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萋

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

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向曰礫
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
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尹顏回也謂其
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

非而終是

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

電照九州春秋閻思說皇甫嵩曰將榮悴有定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應璩與曹

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

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翰故重華立而元

愷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

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璜啟禱戡大臨

氏有才于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

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

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

紂銑曰言善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

惡各從而見也

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善曰莊

子曰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

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

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載堯桀不共

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

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鴞同

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

濟曰薰香草也蕝臭草也梟是使渾敦徒檮

惡鳥鸞神鳥也鳳凰之類

挑元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

巖石之下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類惡

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

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

驕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

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

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

詘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

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

也仲容庭堅賢人**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

也耕耘謂營農也

其蔽五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

與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

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善曰戎狄謂魏也

班固漢書贊曰夷

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

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信心懷惡**以**

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

於狼戾曾何足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窳窳

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

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

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

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比狄之地有

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

早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翰同善

註言今戎狄比於昔日**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

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

左帶沸唇乘間電發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

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

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

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
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
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在
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成賴王元長勸給虜
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
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
曰電發荆南 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
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
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

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于遂覆瀍洛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善曰毛詩曰維

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
為帝號也中與三皇競其氓善本黎五帝角其

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種

落繁熾充牣刃五臣神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牣其中者不可

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良曰物滿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

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善

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羸孟秋始
縮高誘曰羸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
亂也 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
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

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

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

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馬知其所由之也 銑曰賦布也 愚智善惡

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善曰相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絪卦中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

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

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

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

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絪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

所習而成也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

而自變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

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 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

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

蘭香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

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

穆謀於潘崇成弒善本逆之禍善曰左氏傳曰

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

王繼穆王立潘崇太子師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善曰楚之後業皆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

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于路以

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于路是也

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也善本無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

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宋景

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

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

濟注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

同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

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也若使五臣無善

惡無徵未洽斯義善曰因此而言則善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

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爲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

退雨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善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之

之

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究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維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若使善本作仁而無報奚

健君子以自疆不息如使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善曰若必為

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

而不測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而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

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性而不反吾驚怖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

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翰曰或立教以進

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向曰聖人立教有

詩書禮樂以進中庸嬾惰之人或言積善餘慶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嬾窮至也

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誘民於中論曰北海孫翱云積善餘慶誘民於

善路耳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

實在鳳鳥不至言命也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

命也

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今以其善本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善曰毛萇詩傳曰

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之真

味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

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且荆昭德音丹雲

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

不卷善曰楚子使問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

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祭荆昭德音而氣

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災惑之

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善曰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

我聽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罄盡珪璧於神

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于叟種德不

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

逮勛華之高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

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延

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

年殘獷古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曰說文曰獷不

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

向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

而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

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地為善一為惡均

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

乎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詩云風雨如

碎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

悔鷄鳴不已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

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

不

已

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

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

不

已

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

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

不

已

不變改其節度也。翰曰：鷄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梁進芻。楚秦患衣狐貉。鶴襲冰紈。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曰：食夫稻，梁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向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綺也。觀窈眇之竒，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本作此。生人。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比里多竒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

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會堯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

其不由智力。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

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善曰：莊子

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

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

向曰夏大屋也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不充詘五臣本於

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

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

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

是人之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

所欲也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

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